說郛目録

弓第八

三教論衡 白居易
二諦義 昭明太子
漁樵問對 邵雍
西疇常言 何垣
藝圃折中 鄭厚
發明義理 吕希哲

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内
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畧錄大端不可具載

唐 白居易

第一座 秘書監賜紫金魚袋白居易安國寺

賜紫引駕沙門義休太清宮賜紫道士楊弘

元

序

中大夫守秘書監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白居易言

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伏料聖心
飽知此義伏計聖聽飫聞此談臣故畧而不言唯序
慶誕贊休明而已聖唐御區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
十四葉太和初歲良月上旬天人合應之期元聖慶
誕之日雖古者有祥虹流月瑞電繞樞彼皆瑣微不
足引諭伏惟皇帝陛下臣妾四　父母萬姓恭勤以
修已慈儉以養人戎夏乂安朝野無事特降明詔式
會嘉辰開達四聰闡揚三教儒臣居易學淺才微謬
列禁筵會登講座天顏咫尺隕越于前竊以釋門義

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靈山嶺岫苦海津梁於
大衆中能獅子吼所謂彼上人者難爲酬對然臣稽
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既來敢不響答

僧問

義休法師所問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何者爲四
科何者爲六義其名與數請爲備陳者

對

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爲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
要者分爲六義六義者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四

與五曰雅六曰頌此六義之數也四科者一曰德行
二曰言語三曰政事四曰文學此四科之目也在
科內列十哲名德行科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
弓言語科則有宰我子貢政事科則有冉有季路文
學科則有子游子夏此十哲之名也四科六義之
數今已區別四科六義之旨義今合辨明請以法而
本教佛法中比方即言下曉然可見何者即如毛詩
有六義亦猶佛法之義例有十二部分也佛經千
卷其義例不出十二部中毛詩三百篇其旨要亦不
出六義內故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又如孔門之有
四科亦猶釋門之有六度六度者六波羅蜜六波羅
蜜者即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毗梨耶波
羅蜜禪定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以唐言譯之即布施
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是也故以四科可比六度
又如仲尼之有十哲亦猶如來之有十大弟子即
葉阿難須菩提舍利弗迦旃延目乾連阿那律優波
離羅睺羅是也故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夫儒門
教雖名數則有異同約義立宗彼此亦無差別所

同出而異名殊途而同歸者也所對若此以爲何
更有所疑請以重難
難
法師所難十哲四科先標德行然則曾參至孝
百行之先何故曾參獨不列于四科者
對
曾參不列四科者非爲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蓋
於一時之事耳請爲終始言之昔者仲尼有聖人之
德無聖人之位棲棲應聘七十餘國與時竟不偶

遂終不行感鳳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歎然後自
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立一王之法爲萬代
之教其次則叙十哲論四科以垂示將來當此之時
顏閔游夏之徒適在左右前後目擊指顧列入四科
亦一時也孝經云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閒居之
時曾參則多侍從曾參至孝不忍一日離其親及仲
尼旅游歷聘自衛反魯之時曾參感歸養於家不從
門人之列倫擬之際偶獨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
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所以不列四科者蓋一時之

闕耳因一時之闕爲萬代之疑從此辨之又可[illegible]矣

僧問

儒書奧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

問

維摩經不可思議品中云芥子納須彌須彌至大至高芥子至微至小豈可芥子之內入得須彌山乎假如入得云何得見假如却出云何得知其義難明[illegible]言要旨 僧答不錄

難

法師所云芥子納須彌是諸佛菩薩解脫神通之力所致也敢問諸佛菩薩以何因緣證此解脫修何智力得此神通必有所因願聞其說 僧答不錄

問道士

儒典佛經討論既畢請迴餘論移問道門臣居易言我太和皇帝祖玄元之教挹清淨之風儒素緇黃鼎足列座若不講論玄義將何啓廸皇情道門楊弘元法師道心精微眞學奧祕爲仙列上首與儒爭衡居

易竊覽道經粗知玄理欲有所問與垂發蒙

問

黃庭經中有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常聞此語未究其由其義如何請陳大畧 道士答不錄

難

法師所答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大畧則聞命矣敢問黃者何義庭者何物氣養何氣神存何神誰爲此經誰得此道將明專驗寄爲指陳 道士答不錄

道士問

法師所問孝經云敬一人則千萬人悅其義如何者

對

謹按孝經廣要道章云敬者禮之本也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夫敬者謂忠敬盡禮之義也悅者謂悅懌歡心之義也要道者謂施少報多簡要之義也如此之義明白各見於經文其間別有所疑即請更難

難

法師所難云凡敬一人則合一人悅敬二人則合二

人悅何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又問所悅者何義所敬者何人

對

孝經所云一人者謂帝王也王者無二故曰一人非謂臣下衆庶中之一人也若臣下敬一人則一人悅敬二人則二人悅若敬君上雖一人則千萬人悅何以明之設如人有盡忠於國盡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悅豈止千萬人乎說如有人不忠於國不敬於君天下見之何人不怒亦豈止千萬人乎然敬即[illegible]也禮即敬也故傳云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如此則豈獨空悅乎亦將事而養之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如此則豈獨空不悅乎亦將逐而誅之也由此而言則敬不敬之義悅不悅之理了然可見復何疑哉

退

臣伏惟三教談論承前舊例朝臣因對揚之次多自叙不能及平生志業臣素無志業又乏才能恐煩聖聰不敢自叙謹退

旨解二諦義

梁昭明太子

二諦理實深玄自非虛懷無以通其弘遠明道之方其由非一舉要論之不出境智（智字滿添）或時以鏡明義或時以智顯行至於二諦即是就境明義若迷（迷字俊改）其方三有不絕若達其致（虞訂）萬累斯遣所言二諦者一是眞諦二（虞訂）名俗諦眞諦亦名第一義諦（諦字邵生添）俗諦亦（俗諦亦三字滿改）名世諦眞諦俗諦以定體立名第一義諦世諦以褒貶立目若以次第言說應云一眞

諦二俗諦一與虞訂二合數則爲三非直數過於二亦名有前後於義非便眞俗既不因俗而有俗亦不由眞而生正可得言一眞一俗眞者是實義卽是平等更無異法能爲雜問俗者卽是集義虞訂此法得生浮僞起作第一義者就無生境中別立美名言此法最勝最妙無能及者世者以隔別爲義生滅滅字滿改流動無有住相涅槃經言出世人所知名第一義諦世人所知名爲世諦此卽文證褒貶之理二諦立名差別不同眞俗虞訂世等以一義說第一義諦以二義說滿恐

1言此理德旣第一義亦第一世旣浮僞更無有義所以但立世名諦者以審實爲義眞諦審實是眞俗諦審實是俗眞諦離有離無俗諦卽有卽無卽無二字滿添卽有卽無斯是假名離有離無此爲中道眞是中道以不生爲體俗旣假名以生法爲體

南澗寺慧超諮曰浮僞起作名之爲俗離於有無名之爲眞未審浮僞爲當與眞一體爲當有異

令旨答曰世人所知生法爲體出世人所知不生爲體依人作論應如是說若論眞卽有是空俗虞補指空

爲有依此義明不得別異
又諮眞俗既云一體未審眞諦亦有起動爲當起動
自動不關眞諦
令旨又答眞諦寂然無起動相凡夫惑識自橫見起
動
又諮未審有起動而凡夫橫見無起動而凡夫橫見
令旨又答若有起動則不名橫見以無動而見動虞補
所以是橫
又諮若法無起動則唯應一諦
令旨又答此理常寂自此一諦橫見起動復是一諦
唯應有兩不得言一
又諮爲有橫見爲無橫見
令旨又答依人爲語有此橫見
又諮若依人語故有橫見依法爲談不應見動
令旨又答法乃無動不妨橫者自見其動
丹陽尹晉安王蕭綱諮曰解旨伊人爲辨有生不生
未審浮虛之與不生只是一體爲當有異
令旨答曰凡情所見見其起動聖人所見見其不生

依人爲論乃是異體名語相卽則不成異且如向釋不復多論

又諮若眞不異俗俗不異眞豈得俗人所見生法爲體聖人所見不生爲體

令旨答卽虞訂俗知眞卽眞見俗就此爲談自成無異

約人辨虞補見自有生不生虞補殊辨辨字滿改虞此辨字應衍

又諮未審俗諦之體既云浮幻何得於眞實之中見此浮幻

令旨答眞實之體自虞補無浮幻惑者橫構虞訂謂之爲

本非虛眞實體自玄虛

又諮聖人所見見不流動凡夫所見自見流動旣流不流異愚謂不得爲一虞補

令旨答不謂流不流各是一體正言凡夫於不流之中虞訂橫見此流以是爲論可得成一

又諮眞寂之體本自不流凡夫見流不離眞體然則但有一眞不成二諦

令旨答體恒相卽卽字衍生訂理不得異但凡見浮虛聖覩眞寂約彼凡聖可得立二諦名虞補

招提寺慧琰諮曰凡夫見俗以生法爲體聖人見眞以不生爲體未審生與不生但見其異復依何義而得辨一

令旨答曰凡夫於無構有聖人卽有辨無有無相卽此談一體

又諮未審此得談一一何所名

令旨答曰正虞補以有不異無無不異有故名爲一一無異名

又諮若無不異有有不異無但見其一云何爲二

令旨答凡夫見有聖人見無兩見旣分所以成二

又諮聖人見無無可稱諦凡夫見有何能一作得稱諦

令旨答聖人見無在聖爲諦凡夫審謂爲有故於凡爲諦

栖玄寺曇宗諮曰聖人爲見世諦爲不見世諦

令旨答曰聖知凡人見有世諦若論聖人不復見此

又諮聖人旣不見世諦云何以世諦敎化衆化生宇孫生

訂

令旨答聖人無惑自虞訂不見世諦無妨聖人知凡夫

所見故曲隨物情說有二諦

又諮聖人知凡見世諦卽此凡夫不

令肯答此凡卽是世諦聖人亦不見此凡

又諮聖旣不見（見字卿生訂）凡焉知凡見世諦

令肯答聖雖自（虞改二字到）無凡亦能知有凡自謂爲有

故曲赴其情爲說世諦

司徒從事中郎王規諮曰未審眞俗旣不同豈得卽

卽之義

令肯答聖人所得自見其無凡人所得自見其有是

自不同（虞訂）無妨俗不出眞外

又諮未審旣無異質而有二義爲當義離於體爲

當卽義卽體

令肯答更不相出名爲一體愚聖見殊自成異義

又諮凡夫爲但見俗亦得見（虞改二字到）眞不（卿生添）

夫肯答止得見俗（虞訂）不得見眞

又諮體旣相卽（虞訂）寧不覩眞

令肯答凡若見眞不應覩俗覩俗（二字虞補）旣妄（虞訂）焉得

見眞

靈根寺僧遷諮曰若第一以無過爲義此是讚嘆之
名眞離於俗亦應是讚嘆之名
令旨答曰卽此體虞訂眞不得言歎第一義諦既更立
美名所以是歎
又諮無勝我者既得稱讚嘆虞補我體卽眞何故非嘆
令旨答無勝我者所以得稱讚嘆虞補我體卽眞亦是
我眞故非讚嘆
又諮我無過者所以得稱讚嘆我是不僞何得非讚
令旨答不僞只是當體之名如人體義謂之解

只稱作其實體豈成讚嘆
又諮此法無能出者焉能一作得卽是讚嘆
令旨答既云無出非讚如何
羅平侯蕭正立諮曰未審俗諦是生法以虞補不
令旨答曰俗諦之體正是生法
又諮俗既橫見何得有生
令旨答橫見爲有所以有生
又諮橫見爲有實自無法實既無法說何爲生
令旨答卽此生法名爲橫見亦卽此橫見名爲生法

又諮若是橫見不應虞訂無當作有字生若必有生何名橫見

令旨答既云橫見實自無生虞訂但橫見爲有有此橫生

衡山侯蕭恭諮曰未審第一義諦既有義目何故世虞訂諦獨無義名虞訂

令旨答曰世既浮俗無義可辨

又諮若無義可辨何以稱諦

令旨答凡俗審見故立諦名

刃容若凡俗見有得受諦名亦應凡俗見有得字

令旨答凡俗審見故諦名可立浮俗無義何得爲義

又浮俗雖無實義不無浮俗之義既有此浮俗何

但不受義名

今旨答正以浮俗故無無字滿改義可辯若有義可辯何

名浮俗

中興寺僧懷諮曰令旨解言眞不離俗俗不離眞

審眞是有相俗是有相有無相殊何得同體

令旨答曰相與無相此處不同但凡所見有即是聖

虞改 所見無即是凡以此爲論可得無別

又諮既是一法云何得見爲兩見既有兩豈是一法

令旨答理乃不兩隨物所見故得有兩

又諮見既有兩豈不相違

令旨答法若實兩可得相違法實 一作常虞改 實字滿改 不兩

人見自兩就此作論焉得相乖

又諮人見有兩可說兩人理既是一豈得有兩

令旨答理 一本有雖字 不兩而令 一作約虞改 人成兩

始興王第四男蕭映諮曰第一義諦其義第一德亦

第一不

令旨答曰義既第一德亦第一

又諮直言第一已包德義何得復加義字以致繁複

令旨答直言第一在義猶昧第一見義可得盡美

又諮若加以義字可得盡美何不加以德 德字滿補 字可

得盡美

令旨答第一是德豈待復加但加義字則德義雙美

又諮直稱第一足見其美偏加義字似有所局

令旨答第一表德復加義字二美俱陳豈有所局

吳平世子蕭勵諮曰通旨云第一義諦世諦褒非

名真俗二諦定體立名尋真諦之理既妙絕言慮未

審云何有定體之旨

令旨答曰談其無相無真不真寄名相說以真定

又諮若真無諦無體今寄言辨體未審真體無相

寄言辨相

令旨答寄言辨體猶恐眨德若復寄言辨相則有

虛玄

又諮真諦玄虛離於言說今既稱有真豈非寄言辨

相

令旨答寄虞補有此名自是相無傷此理無相虛

又諮未審此寄言辨體爲是當理爲不當理

令旨答無名而說名不令當理

又諮若寄言辨名名不當理未審此寄將作何說一

作將何所說

令旨答雖不當理爲接引衆生須名相說

宋熙寺慧令諮曰眞諦以不生爲體俗諦以生法爲體而言不生即生生即不生爲當體不中相即爲當義中相即

令旨答云體中相即義不相即

又諮義既不即體云何即

令旨答凡見其有聖覩其無約見成異就體虞改恒即

又諮體既無兩何事須即

令旨答若體無別兩緣見有兩見既兩異須明體即

又諮若如解旨果是就人明即虞訂

令旨答約人見爲二二諦所以明生就名見人即此亦何虞訂妨

始興王第五男蕭曄諮曰眞諦稱眞是實眞不

令旨答因得是虞訂實眞

又諮菩薩會眞之時爲忘俗忘虞補眞不

令旨答忘俗忘眞故說會眞

又諮若忘俗忘眞故說會眞眞字滿改忘俗忘眞何得一作謂虞改實眞

令旨答若存俗存眞何謂實眞滿改正由兩遣故謂實

眞

又諮若忘俗忘（俗忘二字滿改）眞而是實眞亦應忘眞忘俗而是實俗

令旨答忘俗忘眞所以見眞忘眞忘俗彌見非俗

又諮菩薩會眞既忘俗忘眞今呼實眞便成乖理

令旨答假呼實眞終自（虞）忘眞兩忘稱實何謂乖理

興皇寺法宣諮曰義旨云俗諦是有是無故以生法爲體未審有法有體可得稱生無（虞改滿既字）是無法云何得有生義

令旨答俗諦有無相待而立既是相待故並得稱生

又諮若有無兩法並稱爲生生義既一則有無無異

令旨答俱是凡夫所見故生義得同是有是無焉得不異

又諮若有無果別應有生不生

令旨答既相待立名故同一生義

程鄉侯蕭祇諮曰未審第一之名是形待以（虞改）不

令旨答正是形待

又諮第一無相有何形待

令旨答既云第一豈待形待

又諮第一是待既稱第一世諦待於第一何不名虞補

爲第二若俗諦是待而不稱第二亦應眞諦是待不

名第一

令旨答若稱第一是待於義已足無假說俗第二方

成相待

又諮若世世字俊改諦之虞訂名不稱第二則第一之稱無

所形待

令旨答第一褒眞既云相待世名是待直置可知

光澤寺法雲諮曰聖人所知之境此是眞諦未審能

知之智爲是眞諦爲是俗諦

令旨答曰能知是智所知是境智來冥冥字滿改境得言

即眞

又諮有智之人爲是眞諦爲是俗諦

令旨答若呼有智之人即是俗諦

又諮未審俗諦之人何得有眞諦之智

令旨答聖人能忘於俗所以得有眞智虞訂

又諮此人既冥無生亦應不得稱人

令肯答實於無生不得言人寄名相說常自有人
靈根寺慧令諮曰爲於眞諦中見有爲俗諦中見有
令肯答曰於眞諦中橫見有有俗
又諮俗諦之有爲實爲虛
令肯答是虛妄之有
又諮爲當見妄爲當見有
令肯答見於妄有
又諮無名相中何得見有名相
令肯答於無名相見有名相所以妄有

又諮於無名相妄見爲有
熱中有冷相不若於無相而有名相亦於火中二字到卻
生改應有此冷
令肯答火自常熱妄見有冷此自惑冷熱未嘗異虞改
湘宮寺慧興諮曰凡夫之惑爲當但於眞有迷於俗
亦迷
令肯答曰於眞見有此是迷眞既見有俗不成迷俗
又諮若使解俗便成解眞若不解眞豈得解俗
令肯答眞理虛寂惑心不解雖不解眞何妨解俗

又諮此心不解眞於眞可是惑此心既解俗於惑應非惑

令旨答實而爲語通自是惑滿曰疑有誤辨俗森羅於俗中各解

莊嚴寺僧旻諮曰世俗心中所得空解爲是眞解爲是俗解

令旨答可名相似解

又諮未審相似爲眞爲俗

令旨答習觀無生不名俗解未見無生不名眞解

又諮若能照之智非眞非俗亦應所照之境非眞非俗則有三諦

令旨答所照之境既卽無生無生虞補是眞豈有三諦

又諮若境卽眞境何不智卽眞智

令旨答未見無生故非眞智何妨此智未眞而智觀眞境豈得以智未眞智智字滿改而使境非眞境

宣武寺法寵諮曰眞諦不生不滅俗諦有生有滅眞俗兩義得言有異談其法體只得是一未審體從於

義亦得有二不

令肯答曰體亦不得合從於義

又諮未審說凡聖兩見得言兩義亦就凡聖兩見得言兩體

令肯答理不相異所以云一就凡聖兩見得有二體之殊

又諮若使凡者見有聖人見無便應凡夫但見世諦有聖人應見太虛無二字到邵生訂

令肯答太虛亦非聖人所見太虛得名由於相待既由待生並凡所見

又諮凡夫所見空有得言是一不

令肯答就凡爲語有實異無約聖作談無不異有

建業寺僧愍諮曰俗人解俗爲當解俗參差而言解俗

俗爲當見俗虛假而言解俗

令肯答只是見俗參差而言解俗

又諮俗諦不但參差亦是虛妄何故解參差而不解虛妄

令肯答若使凡夫字邵改解虛妄即是解眞不解虛妄

所以名爲解俗

光澤寺敬脫諮曰未審聖人見眞爲當漸見爲當頓見

令旨答漸見

又諮無相虛懷一見此理萬相並寂未審何故見眞得有由漸

令旨答自凡之聖解有淺深眞自虛寂不妨見有由漸

又諮未審一得無相並忘虞訂萬有爲不悉忘

令旨答一得相萬有悉

又諮一得無相忘萬有者亦可一虞訂得虛懷窮彼眞境不應漸見

令旨答如來會寂自是窮眞淺行聖人恒自漸見

又諮若見眞有淺不可頓會亦應漸忘萬有不可頓忘

令旨答解有優劣故有漸見忘懷無偏故萬有並寂

令旨解法身義并問答

法身虛寂遠離有無之境獨脫因果之外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豈是稱謂所能論辨將欲顯理不容

嘿然故隨從言說致有法身之滅天竺云達磨舍利
此土謂之法身若以當體則是自性之目若以言說
則是相待立名法者軌則爲旨身者有體之義軌則
之體故曰法身略就言說粗陳其體是常（常字虞改滿）住身
是金鋼身重加研覈其則不爾若定是金鋼卽爲名
相定是常住便成方所所謂常住本是寄名稱名（一作虞補）
曰虞改金鋼本是譬說及談實體則性同無生故云佛
身無爲不墮諸法故涅槃經說如來之身非身是
身無量無邊無有足跡無知無形畢竟清靜無知清
靜而不可爲無稱曰妙有而復非有離無離有所謂
法身
招提寺慧琰諮曰未審法身無相不應有體何得用
體以釋身義
令旨答曰無名無相乃無體可論寄以名相不無妙
（妙字邵改體）
又諮若寄以名相不無妙體則寄以名相不成無相
令旨答既云寄以名相足明理實無相
又諮若寄以名相而理實無相理既無相云何有體

令旨答寄言軌物何得無體

又諮亦應寄言軌物非復無相

令旨答軌物義邊虞補理非無相所言無相本談妙體

又諮眞實本來無相正應以此軌物何得隱斯眞實

强言生相

令旨答眞實無相非近學所窺是故接諸庸淺必須

寄以言虞改相

光澤寺法雲諮曰未審法身常住是萬行得不

令旨答曰名相道中萬行所得

又諮既爲萬行所得豈是無相若必無相豈爲萬行

所得

令旨答無名無相何曾有得寄以名相假言有得

又諮實有萬行實得佛果安可以無相全無所得

令旨答問者住心謂實有萬行今謂萬行自空豈有

實果可得

又諮見有衆生修習萬行未審何故全謂無爲

令旨答凡俗所見謂之爲有理而檢之實無虞改萬行

又諮經說常住以爲妙有虞訂如其假說何謂妙有

令旨答寄以名相故說妙有理絕名相何妙何有

莊嚴寺僧旻諮曰未審法身絕相智不能知絕相絕智何得猶有身稱

令旨答曰無名無相曾有何身（二字到邵生訂）假名相說故曰法身

又諮亦應假名相說是智所照何得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

令旨答亦得寄名相慧眼所見

又諮若慧眼（眼字邵生補）能見則可以智知若智不能知則慧眼無見

令旨答慧眼無見亦無法可見

又諮若云無見有何法身

令旨答理絕聞見實無法身

又諮若無法身則無正覺正覺既有法身豈無

令旨答恒是寄言故有正覺正覺既在寄言法身何得定有

宣（虞改）武寺法寵諮曰未審法身之稱爲正在妙體（一作本虞）金姿丈六亦是法身

令旨答曰通而爲論本跡皆是別而爲語止在常住

又諾若止在常住（住字滿改）不應有身若通取丈六丈六

（虞補）何謂法身

令旨答常住既有妙體何得無身丈六亦能軌物故

可通稱法身

又諮若常住無累方稱法身丈六有累（累字滿改）何謂法

身

令旨答衆生注仰姿見丈六丈六非有有何實累

又諮若丈六非有指何爲身

令旨答隨物見有謂有應身

又諮既曰應身何謂法身

令旨答通相爲辨故兼本跡覈求實義不在金姿一

靈根寺慧令諮曰未審爲以極智名曰法身爲以全

（一作絕虞改）相故曰法身

令旨答無名無相是集藏法身圓極智慧是實智法

身

又諮無名無相則無身不身既有法身何謂無相

令旨答正以無相故曰法身

又諮若以無相故曰法身則智慧名相非復法身
令肯答既是無相智慧豈非法身
又諮如其有身何名無相若是無相何得有身
令肯答於無名相假說法身
又諮若假說法身正存名相云何直指無相而謂法身
令肯答既於無相假立名相豈得異先無虞訂相而說法身
靈味寺靜安諮曰未審法身乘應以不

令肯答法身無應
又諮本以應化故稱法身若無應化何謂法身
令肯答本以軌則之體名爲法身應化之談非今所軌
又諮若無應化云何可軌既爲物軌豈無應化
令肯答衆生注仰蒙益故云能爲物軌化緣已畢何所應化化字滿改
又諮若能益衆生便成應化若無應化何以益物
令肯答能生注仰軌則自成何勞至人俯應應俗

又諭既生注仰豈無應化若無應化注仰何益
令肯荅正由世尊至極神妙特深但令注仰自然蒙
祐若應而後益何謂至神不應而益故成窮美虞若補
必令實應與菩薩豈詠

漁樵對問

宋 邵雍

漁者垂鈎於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檐息肩坐于磐
石之上而問於漁者曰魚可鈎取乎曰然曰鈎非餌
可乎曰否曰非鈎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
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
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爲子試言之
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
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

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爲利又安知魚終日
不得食不爲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鈎之害也輕
子知吾終日得魚爲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爲
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
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
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鈎乎大江大海則無易
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
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
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薪
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又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
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
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
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
雖積丘山獨且奈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
動水生於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草
木體也用生於利體生於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
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剔皆
爲腐臭朽壞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

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
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
無體待薪然後爲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爲用是故凡
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
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
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
之道生于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
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
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
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
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
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
爲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
則予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
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
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耶曰特
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于人萬物
之道備于身聚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

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爲大不及乎之門則幾至于殆矣乃析薪熹魚而食之恢而論曰漁者與樵者游于伊水之上漁者歎曰熙熙乎萬物之多而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illegible]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其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爲本以體爲末地以體爲本以用爲末利用出入之謂神

名體有無之謂聖唯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人
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也夫名也者實
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于不足利喪於有
害生于有餘實喪焉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必以財
貪夫則以身徇利徇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
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
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晴之
與賊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
徹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
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士
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
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
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
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唯
有德者能之天假地地附天豈相遠哉
漁者謂樵者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
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
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

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
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
義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
遠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
盡之於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
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
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
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
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與

之語心哉

漁者謂樵者曰子知觀天地萬物之道乎樵者曰未
也願聞其方漁者曰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
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
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
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
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
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
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為明

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蠛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卽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已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已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爲已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爲已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于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　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
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曰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
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豈由天乎曰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
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鉤也餌也一
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
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
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
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
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
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
難逃也天降之災襲之矣益脩德積善君子常分安
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而遇禍有爲惡而
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宜
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
小人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
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

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況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弒其君者有焉子弒其父

[illegible]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目而交袂于中逵者哉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爲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爲害而況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子之貪薪乎樵者

歎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吾敢問易有太極太極何物也曰無爲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爲天地而已也太極分而爲二先得一爲一後得一爲二一二爲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大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爲極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重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

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始生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末則當星辰始終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遷變非此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後不省方順天故也

樵者謂漁者曰無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

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後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樵者問曰姤何也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與夫正反夫始遍壯姤始遇壯陰始遇陽故稱姤焉觀其姤天地之心亦可見矣聖人以德化及此罔有不昌故象言施命告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漁者謂樵者曰春爲陽始夏爲陽極秋爲陰始冬爲陰極陽始則温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温

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間爲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樵者問漁者曰人之所以能盡千萬物者何以知其然耶漁者對曰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耳目口鼻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萬物之物

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之物當兆物之
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
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
生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
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
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
至者至物之謂也而人之至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
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
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

[illegible]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
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
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
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噫聖
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
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
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
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已非唯吾
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

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意
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
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
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漁者謂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
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
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於百世而已哉億千萬
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
尼之所以為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
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
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
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
之所以為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
天地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主效至妙
者與是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
跡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
百物生焉其此之謂歟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

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損益變之所為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奚由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樵者問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心膽脾脈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發乎目則謂之視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唯全人然後能當之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

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陽故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陰陽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子小人四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家與興國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

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已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

棄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是則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樵者謂漁者曰國家之興亡與夫才之邪正則固得聞命矣然則何不擇其人而用之漁者曰擇臣者君也擇君者臣也賢愚各從其類而爲奈何有堯舜之君必有堯舜之臣有桀紂之君而必有桀紂之臣堯舜之臣生於桀紂之世猶桀紂之臣生於堯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雖欲爲禍爲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

好下必好之其若影響豈待驅率而然耶上好義則
下必好義而不義者遠矣上好利則下必好利而不
利者遠矣好利者衆則天下日削矣好義者衆則天
下日盛矣日盛則昌日削則亡盛之與削昌之與亡
豈其遠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嘗無小人亂世
何嘗無君子不用則善惡何由而行也樵者曰善人
常寡而不善人嘗衆治世常少而亂世常多何以知
其然耶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譬諸五穀耘之而下
苗者有矣蓬蔓蔓不耘而猶生耘之而求其盡也亦
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
善則喜之見不善則違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
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
則違之小人見善則違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
則遷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遷義則利
人遷利則害人利人與害人相去一何遠耶家與國
一也其興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鮮其亡也小人常
多而君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
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治好

設則世亂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則好義亂世則好利其理一也

釣者談已樵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覩其面焉拜而謝之及旦而去

西疇老人常言

宋　盱江何垣

講學

學貴有常而悠悠害道循序而進與日俱新有常也玩愒自恕曰我未嘗廢非悠悠乎顧一暴而十寒斯害也已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學不可躐等先致察於日用常行人能孝於事親友于兄弟夫婦睦朋友信出而事君夙夜在公精白承德雖窮理盡性亦無越於躬履實行也

學以養心亦所以養身蓋邪念不萌則靈府清明血氣和平疾莫之攖善端油然而生矣是內外交相養也記曰心廣體胖此之謂也

士有假書於人者必熟復不厭有陳書盈几者乃坐老歲月是以白屋多起家膏粱易偷惰知儆則庶幾矣

君子之學體用具藏修之餘時與事物酬酢因可以識人情世態其間是非利害豈能盡如吾意哉有用心衡慮則足以增益其所未能也

交朋必擇勝己者講貫切磋益也追隨游玩損也若佞諛相甘言不及義寧獨學寡聞猶可以無悔吝

勿忌人善以身取則焉學學不已惡知其非我有也勿揚人過反躬默省焉有或類是亟思悔而速改也去其不善而勉進於善是謂之善學

與剛直人居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與柔善人居意覺和易然而言必予贊也過莫予警也日相親好積尤悔於身而不自知損孰大焉故美味多生疾疢藥石可保長年

孔門大學之道備九思三畏正心誠意也敏事而謹言修身也孝友施於有政而家齊矣敬信節用愛民惜力而國治矣以至謹修憲度而四方之政行振墜拔遺而天下之民歸心二帝三王平治之道莫或加此矣

節食則無疾擇言則無禍疾禍之生匪降自天皆自其口故君子於口之出納唯謹

禮以嚴分和以通情分嚴則尊卑貴賤不踰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齊家治國何莫由斯

恭儉美德也出於矯則過故足恭取辱苦節招凶

子約之以中而行之以誠則恭近禮儉中度矣

子貢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非隱也如入孝出弟數語必行有餘力而後可以學文蓋實行不先則徒文亡益況可遽聞性與天道乎後世學者從事口耳且茫無所從入乃竊襲陳言自謂窮理盡性亦妄矣

人心如槃水也措之正則表裏瑩然微風過之則湛濁動乎下而清明亂乎上矣夫水方未動時非有以

去其滓汙也澄之而已風之過非有物入之也撓動
則濁起而清自亂也君子其諱無撓之哉
爲已之學成已所以成物由本可以及末也爲人之
學徇人至於喪已逐末而不知反本也
初學自誦數入若口誦而心不在焉罔然哉識其爲
何說也學者展卷當屏棄外慮收心於方策閒熟復
玩味義理自明所謂習矣而知察也
水道曲折立岸者見而操舟者迷基勢勝負對奕者
惑而傍觀者審非智有明闇蓋靜可以觀動也人之

刑害所汨則事物至前如數一二故君子養心
以靜也
爲學日益須以人形已自課其功然後有所激於中
而勇果奮發不能自已也人一已百雖柔必强
律已
上智安行乎善而無所睎避中人覬福慮禍故强爲
善而不敢爲惡下愚皆不畏禍故肆爲惡而亡所忌
憚
日用飲食取給不必精也衣冠禮容苟備不必華也

若閔耕念織將慙惕不暇敢過用乎哉

一毫善行皆可爲母徼福望報一毫惡念不可萌嘗

知出乎爾者反乎爾

惟儉足以養廉蓋費廣則用窘盼盼然每懷不足則

所守必不固雖未至有非義之舉苟念慮紛擾已不

克以廉靖自居矣

飲寧淺酌食必分器戒乎留殘衣必澣濯破必縫補

戒於中棄蓋萬物皆造化所畀予深惡人殄壞之也

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人惟起居飲食日順其

常福莫大焉昧者不悟甚爲福而徒歆慕榮利外物也顧可常哉

飲啄前定毋庸强求任目前所有則自如想珍異不

獲則心慊矣自此理以推廣凡貴賤享屯無入而不

自得也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然世固有多行悖戾而未罹

殃咎者何也天有顯道疎網難逃霖淫浸漬人固未

之覺迨雨止則墻隤矣

士能寡欲安於清澹不爲富貴所淫則其視外物也

輕自然進退不失其正

人情憚拘檢而樂放縱初肆其情之所安若未害也操修不勤威儀不攝流入小人之域而不自覺可不懼乎所貴乎學問者所以制其精之安肆也

君子安分養恬凡物自外至者皆無容心也得則若固有之不得本非我有也欣戚不加焉豐不見其有餘夫何羨約不知其爲乏夫何慊義理先立乎其在我故人欲弗之累也

矜名譽畏譏毀自好也忘檢制肆偷惰自棄也自[illegible]人也可導之使爲善也自棄者民斯爲下矣[illegible]足與有爲也

知學則居貧無怨學而深於道則安貧能樂常人貧則怨小人貧則亂

學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者上達也農工商賈各隨其業以成其志者下達也夫子論上達下達蓋以學者對小民而並言也若夫爲惡爲不義之小人彼則有敗亂耳惡能達

名者實之賓也實有美惡名亦隨之故溢美則爲譽

溢惡則爲暴是以古者無毀譽所謂直道而行也
過而能改者上也聖人也過而不改者次也幾於聖
也有過而知抑悔又其次也亦可以爲賢矣下此則
有文過而遂非者矣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也故曰
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吾夫子之所以歎
也

欲爲君子非服行衆善之能致一念私邪一事悖
戾立見其爲小人故曰終身爲善不足一旦爲惡有
除

備慮順適則安值猜沮則懼懼則知防安則靡戒
故悔吝多生於念慮所不加而動必檢飭者可保無
吝也

君子有偶爲小人所困抑若自反無愧怍於我何損
又安知其不爲進德之助歟

應世

富兒因求宦傾貲汙吏以贖貨失職初皆起於慊其
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也各泯其貪心而安分守
節則何奪祿敗家之有

士有寬餘義當軫念窮乏然孰能徧愛之哉骨肉則
論服屬戚疏交朋則計情義厚薄以次及之如力所
不逮亦勿彊也
酒用於饋祀醼集以成禮若常飲則商刑所儆奚酒
則周誥所戒況居官必有職業處家亦有應酬無故
日飲則神昏思亂安保其不舛謬哉君子制之有節
焉惟賓饗則十晝餘非燭後不舉酸
江行者事神甚敬言動稍褻則飄風怒濤對面立見
此誠有之愚俗蓋迫於勢耳君子不欺闇室處平
可肆乎
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乃可以容下故
行動必先謦欬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毋簾窺壁聽
是故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
無僕御莫事君子平時當捐存以恩而不可假之辭
色微過勿問慵惰必儆大不忠則斥遠斯可以無後
患女君之育婢獲亦莫不然
富貴利達是人之所欲也然而出處去就之異趣君
子小人之攸分蓋君子必審夫理之是非而小人惟

計乎事之利害審是非則虞人雖賤非招不往計利害則苟可獲禽雖詭遇爲之

惟天生人隨賦以祿蠶方蝡而桑先萌兒脫胞而乳已生如形聲影響之符孰主張是彼皇皇求財利如恐不及者豈不繆用其心耶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揠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與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與

天[illegible]之事上也必忠以敬其接下也必謙以和小人之[illegible]上也必諂以媚其待下也必傲以忽媚上而忽下小人無常心故君子惡之

齊人競與右師言媚其權也爲其能富貴已也孟子獨不與之言知良貴在我也不甘爲小人屈也去就有義窮達有命富貴在我豈權倖所能擅哉

在仕者事上官如嚴師待同僚如畏友視吏胥如僕隸撫良民如子弟則無往而非學矣居家者事親如君敬尊屬如上官待兄弟親賓如同僚慈幼少恤耕

役者如百姓御奔走使令者如吏卒而少加寬焉是亦爲政矣

世俗之愛其身曾不如愛其子之至也遣子入學必厲以勤教子治身必導以爲君子遠迹其自爲則因循惰弛罕克自強措心積慮卄心爲小人而不以爲病茲非惑歟有能卽其所以爲子謀者而爲已謀則思過半矣

明道

道統之傳自堯舜書雖載精一傳心而學之名六

出於記禮者之言彌爾堯學於君疇等說亦見於孫卿所述六經未之前聞也發明典學實自說命始至成王而後緝熙光明形於詩人之頌焉由是推之傳說之有功於名教大矣

舜命契敷五教慕誓數受狎侮五常茲有見於經者然初不列五者之目爲何事也所謂仁義禮智信孔門垂教因門人問及則隨爲之答亦未嘗合五者而爲言至漢儒而後指名爲五常矣史氏以之協五行

與五音上配五星下儷五事其說似鑿然質諸理而
當揆之數而合蓋亦自然而然非强爲附會也
夫子論少壯老所當戒者三爲學者血氣戒也而未
始言養氣養氣之說寔肇於孟子然則夫子曷爲不
言養氣也曰夫子稱天生德於予而斯文在茲其高
明廣大渾然天成視持養之功粗矣是謂誠者天之
道也若孟子則必善養而無害也是謂思誠者人之
道也充孟子之養猶曰威武不能屈則匡人與宋司
馬其如夫子何多見其不知量也

夫子答仲弓子桑伯子之問聞子游弦歌之聲而
皆微啟其端以示之居敬而行簡學道則愛人必待
二子自述夫然後進之曰雍之言然假之言是也其
初也夫子豈有隱乎曰開而弗達則思舉一隅使得
以三隅自反也顏子終日不違既心通默識矣猶必
退省其私而後稱其亦足以發并所謂循循善誘與
若夫造如愚之境則非二子所能及也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孟子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我非堯舜之道不敢

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孔子每自抑孟子每夸大何也
曰夫子宗主斯文故道洪德博如滄溟泰華無所不
容孟子思濟斯民故行峻言厲如拯溺救焚不暇退
遜聖賢分量固殊而所遭時勢又異自不得而强同
也

夫子品題諸子皆因問仁發之由也可使治千乘之
賦求可宰千室之邑赤可使與賓客言三子皆卿大
夫之才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付雍以
侯國之任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其與顏淵
者何如哉異時爲邦之問獨以四代之禮樂許之次
而雍也則可使南面至若由求輩則僅列政事科而
已權衡誠設寧有錙銖之爽乎

一貫之旨曾子領其要曰忠恕而已矣及子思得其
傳其論誠也極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孟子嗣之其
論養氣也大而至於塞乎天地之閒夫聖門講學雍
容唯喏而已至子思孟軻乃如此張大何歟曰聖道
本平夷夫子如一人在上不言而信羣弟子如百僚
相師溫乎其和也子思孟軻出自聖門如肅將王命

建侯植屏以蕃王室八鸞四牡之威儀皇皇非徒
朝之簡且易矣木厚而華實蕃不亦宜乎
孔子之於陽貨也厭其亡而往見之不欲仕而諾以
仕聖人之言行當如是乎待小人以權也如不能全
身遠害而直墮惡人之陷則何以爲孔子
世未嘗無賢者也君不見用故績效不獲顯於時士
未嘗無遺逸也不遇聖賢故聲迹亦不著於後徵生
畝楚接輿與晨門荷蕢耦耕荷蓧之徒雖議論趨向
未合中道然而生不逢辰能卷懷遂志豈不遠勝夫
同流合汙以印辱者哉不幸不遇明君不得以所長
自見也抑又幸而遇吾夫子猶得以所懷自白也
夫子之不爲衛君也冉有何疑子貢又何待於問也
孔門諸子直情無隱求實有疑既於心未安賜未能
決亦不敢臆對逮聞夫子夷齊得仁何怨之論不惟
二子之疑釋然後世雖揭
疑惑矣
儒者之待異端甚於拒寇敵惟恐其得以潛窺側睨
也若其囘心鄉正亦欲招而納之如逃楊墨而願歸

於儒孟子曰歸斯受之豈非招降納款開之以自新乎

楊墨害道孟子闢之在孔子時豈無邪說詖行乎不聞有以闢之何也曰聖人之待異端如中國之祇荆蠻人之祇禽獸也世治化行則遠迹率服矣深居簡出雖有猛鷙其如人何孔子不過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子夏謂小道致遠恐泥而已處之於談笑之間而孟子乃深排峻拒雖曰出於不得已然亦辭費力殆矣

七十子之在聖門皆可與共學也而未必皆可適道由來商賜諸子可與適道矣未可與立也可與立者顏子一人而已抑可與權乎曰其殆庶幾未達一間耳擇乎中庸未造乎時中也三月不違未至於安仁也曾子何如悟道於一唯之間而臨深履薄終身戒懼亦庶乎其爲立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而已聖道可謂簡易而冉求乃自病其力之不足子貢謂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何哉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

道也匹夫之愚可以與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宜學者望道而不可及也

蒞官

爲政寬嚴孰尚曰張嚴之聲行寬之實政有綱令有信使人望風肅畏者聲也法從輕賦從薄使人安靜自適者實也乃若始焉玩易啟侮終焉刑不勝奸雖欲行愛人利物之志吾知其有不能也

凡蒞事之始不可自出意見以立科條雖嘗有所受之亦恐易地不便於俗也苟人情有咈而固行之終必扞格如病其難行而中變後有命令人弗信矣故初政莫若一仍舊貫如行之宜焉何必改作或節目未便孰察而徐更之人徒見上下相安而泯不知其所自不亦善乎故君子視俗以施教察失而後立防也

官職崇庳當安義命自抱關擊柝以上苟能官修其方職思其憂雖未著殊庸偉績亦可無愧於心無負於國若苟且以僥求倖進將誰欺乎

居下位求應上之期會則涖事母拘早晏也然須羣

吏咸集則觀聽無疑吏或獨抱文書以進在我者固不爲其私請而曲狗萬一小人巧設險計姑衒外以售其私則瓜李何能自明茲不可不防也

當官動必自防凡家之器服所需宜壹取諸其鄉不得已薪蔬常用市於官下亦須給納明文帳具于直適平而物毋苛擇庶免於悔吝

敝政有當革者必審稽源委如其更也於公私兼利夫復何疑若動而利少害多不若用靜吉也

舉事而人情俱順上也必不得已利無十全則宁詘已以求利乎人毋貽害於人而求便乎已

法示防閑非必盡用職存臨涖安在逞威但使條教章明則易避而難犯吾謹無以擾之任其耕食鑿飲彼此兩相忘矣

守曰牧民令曰字民撫養惟鈐而孳毓取義尤切也蓋求牧與芻不過使飽適而無散佚耳凡乳兒有所欲惡不能自言所以察其疾痒時其饑飽勿違其意是可乳哺者責也若保赤子故縣令於民爲最親近世長民者每立抑強扶弱之論往往所行多失之

偏長免富豪有辭千罰夫強弱何常之有固有貴屈
而謹畏者有怙貧而亡籍者當置強弱而論曲直可
也直者伸之曲者挫之一當其情人誰不服若在事
者律已不嚴而爲強有力者所持則政格不行孰孰
其咎哉

君子當官任職不計難易而志在必爲故動而成功
小人苟祿營私擇已利便而多所辟就故用必敗事
仲弓問政夫子告之以舉賢才子游宰武城方扣其
得人而遽以澹臺滅明對夫邑宰之卑仕非得志也
舉賢門之教必使之以
得人於察訪之熟後世有位通顯而蔽賢不與之立
何以逃竊位諸哉

原治

帝者以道懷民其治渾然而不可名也故其民安之
而習於相忘王者以仁撫民其治至公而無私也故
其民愛之而上下相樂霸者以法齊民其治假公以
行其私也故其民畏而相制不敢違強國以威劫民
其治無往而非私也故其民怨而易於相率以爲亂

僅存之國厲民以自養無復有政治也故其君民相與危寄惴惴然朝不謀夕矣

周之士貴以肆秦之士拘且賤士生於秦士之不幸也而於秦乎何益以是知皐夔稷契知效忠嘉爲當然至夏商之季亦豈逢干所願哉

人主立政造事圖惟永久則當參酌羣言是之謂僉謀智略畢達則當擇是而從是之謂獨斷若事必已出而弗加咨訪乃自用也謂之獨斷可乎自用則小最君人者之大戒也

[illegible]臣相與謀謨各由其心之相契而入文帝天資仁厚聞張釋之長者之言而悅景帝資稟不及而晁錯術數之說得以投之故以德化民克成刑措之風以智馭物循致七國之變一言契合治體以分可不謹夫

君子之事君當彌縫其闕而濟其所不逮漢武帝好大喜功方窮奢極靡而公孫洪爲相乃以人主病不廣大爲言孟子所謂逢君之惡者歟

人君以至誠治天下不容有一毫之僞也僞萌於心

則發於政事有不可掩焉者如病作於心而脉已彰
飲未及醉而色已見可畏也哉
人主之心不可有所偏倚漢武初年獨任宰相致田
蚡之專恣擅權厥後偏信諍臣致嚴朱吾丘主父諸
人交私諸侯潛縕譖訴故曰偏聽生奸獨任成亂大
哉我
宋之祖宗容受讜言養成臣下剛勁之氣也朝廷一
黜陟不當一政令未便則正論輻湊各效其忠陛下
霆之威不避也漢唐惡足以語此哉

有過而諱言適重其過因言而遽改適彰其美晉靈
公冬寒而役民鑿池過也能聽宛春之諫而罷其役
後世有取焉爲其能用人之善也況不爲靈公者可
諱過而憚改乎
舜取人爲善咨四岳闢四門無所不訪也近君側之
人有不待問而自言者或恐其有所挾而言未可遽
信也故必察焉所謂好問而好察邇言是也
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當革也猶人身不能常安有
疾所當治也溺於宴安而因循弗革是卻藥屏醫而

覬疾之自愈也率意更張而躁求速效是雜方俱試而幸其一中也

善保家者戒興訟善保國者戒用兵訟不可長訟長雖富家必敝兵不可久兵久雖大國必詘理有曲直有司者治之曲者必受罰師有曲直天鑒寔臨之曲者必敗績故安分守已崇遜息爭可以長守富也飭備安邊愛民惜費可以長享治也

齊國嘗饑孟子言於王而爲之發棠他日饑齊人望之孟子忍不與復請何也孟子非有言責而齊王本無愛民之誠心一請而偶從亦覺其若蹈虎尾矣彼受牧者愬然立視矧不在其位而狃於數請得不貽攘臂之誚哉以孟子切於濟民且未免避遠形迹人君不能舍已從人則無望乎嘉言之罔伏也

進危言於平治之世明主不可易之以爲過計也齊威侯不說扁鵲有疾當治之言逮至疾深彼則望之而歪矣圖治者其母忽乎思患豫防之戒哉

四方有敗當國者諱言猶赤子受病保母爲之掩覆也故禍幾始作當杜其萌疾證方形當絕其根諱亂

而不蚤治者危其國諱病而不亟療者亡其身

評古

季氏將伐顓臾由求同見而請問焉夫子未答而獨呼求以責之蓋主是役者求也求因聞持危扶顛之戒而後獨陳夫近費當取之說夫子何以逆知其主是役哉爲兵謀者先聚斂聖門嘗鳴鼓以聲求之罪矣然則子路不與謀歟曰不與謀則不同請矣蓋求寔倡而由和之也宜夫子並目之爲具臣也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爲其好勇而疾貧易於爲亂然則如之何王者制民之產使有常業則不至於久處約矣彼有仰事俯育之資雖使不仁且勇非迫於貧之可疾肯捐所愛而爲亂乎

孟子不肯枉尺直尋及說時君則每因其所好而進說何也功利之與仁義猶水火之相反不乘其所樂聞而巽入之則正論難以動其聽也他日語齊王方問以四境不治則遽顧左右而言他矣不仁者可與言哉

齊梁之君地醜德齊孟子以仁義游於其間幸其聽

用則皆可以淳民也卒乃謂齊王足用爲善至梁惠
則以不仁斥之非有適莫也志莫患乎自滿至惟虛
可以受人梁惠自矜其於國盡心而齊宣猶能謂吾
憯不敏取齊棄梁於此乎決矣然而卒無成功者天
也孟子亦自歎夫天未欲平治也
滕文公服膺孟子之教講明凡一再而行之身措之
國者已有餘用民之被澤未也而仁心仁聞已達乎
四境賢者聞風而悅之許行自楚徃陳相自宋徃何
其速哉信乎饑渴者易爲飲食也

梁襄惠王之嗣也孟子鄙之謂望之不似人君齊王
之子亦人子也孟子一望見之頃則典喟然之歎爲
大哉之稱於此亦可見取齊棄梁之意也
什一中制也三代共之由春秋至戰國良法靡格而
取民出於私意久矣戴盈之欲復什一而未能無疑
也白圭欲二十而取一過猶不及也
唐杜佑建省官之議上稽有虞之制疾當時諸曹列
寺官名之重複也今六部長貳益制而諸司各具郎
員卿監與少皆除而丞屬亦俱充備方之古制冗不

亦甚乎是又杜佑之所未見也

本朝兵制之善謂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意深矣遠矣歷數百年而無兵患可爲法於天下後世愈久而愈無弊也

古稱將帥名號一也今日之制實則異焉將所以握兵諸軍統制統領正副將是也帥所以御將諸道制置經略安撫知州帶節制是也體統相維上下相制朝廷遠慮過於前代矣

田桑所出也自禹定制不使貢其所無今之取民祇古什一何啻數倍矣穀帛之外又折估而使輸錢焉夫民不能自鼓鑄也使捐其所有損所直以就所售吏之不良又先期以趣之斯民益不堪命也古者山虞不賦魚鼈川衡不貢材木先王恤民之意槩可識

朝廷責守令以惠養德意美矣近制郡守更代以財計虧盈爲殿最於是常賦之在邑者郡皆掩取不遺而督迫于縣者日急令亡所從出則又苛責于民是

澤止壅而害流于下也法不良而欲美意之行亦難矣

用人

使人當用其所長而略其所短則無棄才事上當度已量力以庸其王命則無敗事責人以其所不能是使馬代耕也強已才之所不逮是行舟於陸也

處朝九官各因能任職而終身不易後世庸才不量能否而俾更九職之事以此責治不亦難乎而況群同寅協恭之誠無率作興事之志蓋由朝除夕改之

考績黜陟之法廢乎欲用而無才人才修飭以

朝廷需賢以爲用常患乎欲用而無才人才修飭以待用每阨於無路以自進蓋賢否之不辨則銓曹之格病之也奔競者得志則廟堂聽察不廣也上下相求兩不相值欲賢才不遐遺官職無曠弛得乎

州縣置學以教養人才美意也設教官之科而許人求試是使人之好爲人師也師嚴然後道尊顧未能無患失之念惡在其爲尊乎

君子小人互相指爲朋黨辨之不蚤則君子常被讒

而小人常得志也先儒有言曰君子至公引類小人徇私立黨善夫爲國者知所以扶植善類而不爲惡黨所傾其庶幾矣

何代不生賢雖戰國之世未嘗無也而曷爲不能致治魯之使樂正子爲政也用未必專也宋使薛居州在王所也愛莫助之也滕將行王政而選擇使畢戰也國褊小而無得展布也甚至居位而言不見用在下而上不見知如齊之蚳鼃孔距心者若之何而能致治哉故君臣相得古今所難也

正弊

甚矣風俗侈靡而法禁不行也泥金以飾服玩而山澤之產耗矣銷錢以爲器具而鼓鑄之利蠹矣京都列肆日價相夸遠方何禁焉王公戚里時尚競新士庶何責焉法行而後化流皆當自近始也

冠昏喪祭民生日用之禮不可苟也在上莫爲之制節而一聽俚俗之自爲鄙陋不經甚矣攷古酌今著爲一典頒之四方以革銀習是當今之急務也

三代盛時民德歸壹農祥祈報而已今也祠社非時

率飲征釀急於官府是以豐年常苦不給一遇饑歉
則流亡矣上之教不明下由之而莫知悔也如之何
而使斯民之富庶也
自左道亂俗有茹蔬雜聚而生廢人理者目妖巫惑
衆有病不醫藥而死非正命者準之法令皆殺無赦
今愚迷誑誘壁掛空文而刑戮不加焉何以革其非
而道之歸正歟
國匱民貧莫今爲甚矣寺觀塔廟崇建未已也乃曰
人自樂施非欺罔乎爲國者藏富於民今乃潛耗其
力竭國本矣上之人宜亟爲禁止也況有導之者乎
古者禁人羣飲今榷酤年利設法以誘其來惟恐其
不酣醉也古者制民常產今民自有田州縣利於稅
契惟恐其不貿易也富教大略如此欲風俗還醇不
可得也

藝圃折中

元　鄭厚

論君臣

湯武非聖君伊周非純臣孟子非賢人楊雄非君子成湯放桀於南巢唯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茲爲口實夷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此湯武之罪也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以自解此伊尹周公之罪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聞誅一

夫紂矣未聞弒君三宿出晝於予心以爲速沈同問燕可伐歟吾應之曰可此孟軻之罪也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此楊雄之罪也

湯武

君天也父也元首也天不常雨澤而潦旱爲下土者傾而陷之可乎父不理生產而博飲爲子孫者鴆而戕之可乎頭目昏重一身之累爲腹心股肱者謀而易置之可乎其不可也必矣湯武之罪當無所逃彼其自恕與天下後世恕之者不過曰誅一殘賊而拯億兆於塗炭行大義者不卹小節興大利者不顧小害是又不思甚也爲湯武者能保其子孫皆賢明仁聖否乎如身後之付不可必蓋亦姑忍是而冀其將來矣伺遽爲禍首以啓天下無君無父之心使殃毒之流紛紛如也蜂蠆之有君其群不敢攘而伐之分素定也使湯武不爲亂臣賊子倡未必後世敢兆是亂也夏書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使湯禽獸也則安而有之若猶人也惡得不慚夷齊讐周而餓死君子曰義士則不義之名將有歸矣若曰應天順人

湯武豈得已哉此書生所知也愚夫納民且不曉此特以根夫納民心者爲是說

伊周

伊尹周公非純臣也非經行也不可爲後世法也昔犬吠堯各護其主臣無二心伊尹去湯就桀醜桀歸湯去就之際迹同姦謀使兵家得引爲反間伊尹自取之也桐宮之放與夷羿准罪耳此豈人臣所當爲者哉冢宰居攝召公不悅非謂敢遂有之也亦意其啓當時之釁開後世之端爾是以效伊尹而不得盡心者爲霍光效周公而不得盡其心者爲王莽董卓曹氏代漢司馬代魏劉裕代晉紛紛至於五代未嘗不托迹伊周以階亂故曰伊尹周公非純臣也非經行也不可以爲後世法也萬章之於伊尹曰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歟愚於周公亦曰賢者之於人臣也其君不仁固可代歟

孟子

春秋書王有周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仲尼之本心也孟軻非周民乎履周之地食周

之粟常有無周之心學仲尼而飯之也者周德之不
競亦已甚矣然其虛位猶拱而存也使當時有能倡
桓公之舉則文武成康之道業庸可幾乎爲輒者徒
以口舌求合自媒利祿盍亦使務是而已乎奈何今
日說梁惠明日說齊宣說梁襄說滕文皆唔之使爲
湯武之爲此輒之賊心也譬父病亟使商醫爲子未
有不望其生者如之何而直寘諸不救之地哉輒忍
人也辨士也儀秦之雄也其資薄其性慧其行輕其
說如流其應如響曾君子長者之言也其自免於繇
張范蔡申韓商李之黨者挾仲尼以欺天下也使學
子者皆咈其素矯其習竊仁義兩字以藉口是亦孟
輒而已矣要之戰國縱橫捭闔之士皆發冢之人而
輒能以詩禮也是故孟輒誦仁義猶老彭之誦法
也老彭述公誦法賣法者也輒誦仁義賣仁義者也安
得爲仲尼之徒歟嗟乎孔子生而周尊孟輒生而周
絕何世人一覩孔孟之心記曰擬人必於其倫寧從

漢儒曰孔墨

又

京師坐鬻者愚遠方之人直百必索千酬之當其直則售意其知價也知價不可復愚酬之過其直則不售意其不知價也不知價則唯吾之愚必極其所索而後售孟軻抱縱橫之具飾以仁義行粥于齊齊王酬之以客卿且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軻意齊王不知價者遂愚齊王求極所索而後售齊王徐而思孟軻之言曰王如用予則齊王由反掌開闢以來無是理悔而不酬軻亦覺齊王之稍[illegible]也卷而不售抱以之他徐而自思曰齊王之酬[illegible]

直矣矯然不售行將安粥遲遲吾行三宿出晝冀王呼已而還其舊直是又市井販婦行粥魚鹽菓菜之態也京師坐粥猶有體焉小兒方啼而怒進以飯推而不就徐其怒歇而飢也睨睨然望人進之矣軻之去齊留齊兒態也夫

楊雄

謂菽爲麥大愚也謂鹿爲馬大姦也楊雄以法言僭論語以太元僭易當時諸儒引春秋吳越之君比之引春秋一王之法誅絕之毋乃太甚此正如兒曹歛

容危坐以效老成拜揖趨蹌以效賓主羅蜃列瓦以效俎豆長者見之特一笑耳何足深罪哉惟符命之作非大姦則大愚清淨寂寞者爲之乎

古今未嘗無小人

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欲無　韓愈欲無釋老孟軻欲無楊墨甚哉未之思也天不唯慶雲瑞雪景風時雨而霜雹降焉地不唯五穀桑麻而荑稗鉤吻生焉川林河海不唯龜龍麟鳳而鴟梟豺狼蛟黿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呼作易者其知道乎

神

足履平地徑咫而廣半互而進之亦如是而已今置榱桷於平地乘而履之已甔甔而不安移而爲澗溪之梁越者必股慄毛寒汗溢氣奪又移而駕之不測之淵臨而擬之身足皆廢夫步武之地不過容足足之外廣狹何與焉而安危相懸者履生於視視生於氣氣生於神貫蝨承蜩操舟運斤非人絕之巧一其神也則醉人不懼其神全也達人不礙其神固也賢人不惑其神藏也高人不妄其神守也聖人不憂其

神安也神人不測其神運也奇常無實狀好惡無實情舉世皆嗜癥逐臭則熊掌芝蘭必以爲可惡大地皆金瑰珠玉而瓦礫者不多得且不常有勢必以爲奇情與見移見與境奪幻妄顛倒可勝既耶

鬚眉髮

鬚眉髮皆毛類分所屬毛髮屬心火也故上生鬚屬腎水也故下生眉屬肝木也木旁敷故側生貴人勞心故少髮婦人宦者無勢故無鬚癩者風風盛落木故先禿眉

評詩

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杜則麟遊靈囿鳳鳴朝陽自是人間瑞物施諸工用則力牛服箱德驥駕輅李亦不能爲也陶淵明則逸鶴翻風閒鷗忘海鮑明遠則高鴻決漢孤鶻破霜孟東野則秋蛩草根白樂天則春鶯柳陰皆造化中一妙餘皆象龍刻鳳雖美無情無取正焉

無聲樂

僕在童齔與同隊行笑令曰無聲樂其令以十數輩

環立相視笙簫鼓板各司其一無其器而有其狀其手之所指口之所擬身之所倚足之所履儼如其部之器瞪目禁聲先咲者犯大抵笑者不惑人之狀亦自惑其狀曰是何等作爲貌像邪此咲機所以暗發而不可禁也然亦多輕衒者犯沉重者免僕素非沉重者而率當不犯每記當是時亦有道處之方其無作此態也先定想於胸中曰此予之平時手足口體也今變動而爲是耳而又何足笑哉又能且寓而神不營形接而心不隨常恃此以自免輩類且訝之嗚呼壯而長也能守此道以涉世何憂患之能入世

王介甫

小兒嘗拾一錢於道左明日復來往於得錢處常惓惓焉意其復有也王介甫見周人以書攷井牧施舍散斂致太平既得政欲乘其轍嗚呼眞兒癡矣夫

宋 呂希哲 滎陽公

老子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書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記曰明明德於天下老子曰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蓋孔子未嘗師老子也

會而禮不備亦謂之遏嫁娶而禮不備亦可謂之奔者也若以淫奔解之不唯非先王之政雖後世爲文

仲春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而不禁奔者謂之不備禮

不至如是之甚既有斗不可復剖也既有衝不可復折也後世聖人因而爲之法度禁約期於使民不爭而已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未能忘我故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能忘我故也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雖然未能忘物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能忘物也

伊尹之耕于莘也傳說之築於岩也太公之釣於渭水也其於天下非事事而寃其利病也非人人而語其賢否也明其在已者而矣及乎得志行乎天下舉而措之而已

莊子曰道之眞以治其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予以爲聖人以其所以治身者治國家天下

迂世儒者有戒婦人不油髮不塗面者詩曰豈無膏沐誰適爲容自古而然又戒婦人不穿耳者莊子曰天子侍御又禁前不穿耳自古而然

校明鈔本一過其後多八蜡八珍二條見於他書疑誤闕入也不錄　沅未識於醇王故邸